

那些年 遇见的“蛇”

□安殷

那时的乡下，蛇很常见。

蛇是神秘的，它时隐时现，常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又消失不见。那时我在墙角会突然看到一条白乎乎长长的东西，吓人一跳，却被风吹了起来，原来是蛇皮。奶奶说这是蛇蜕下的皮，它和我一样，也在长个。

奶奶信佛，敬畏蛇，她说：“阿斌啊，蛇一般不会咬人的，你看见蛇，躲着它，不要去伤害它。”夏天时，我见过一条蛇在吞食一只老鼠，看着它的腹部慢慢地鼓了起来。哦，原来蛇吃东西，不是咬碎，而是直接吞进肚里的。

爷爷说，蛇和老鼠互为天敌，是一对冤家。夏天时，蛇比老鼠敏捷，还能钻进鼠穴，捕杀老鼠。而到了冬天，蛇要冬眠，老鼠也能闯入蛇洞，吃掉蛇。

读小学时，有一次去田沟里抓黄鳝，我误抓过一条蛇。我和同龄的阿春结伴，我拿着一个土箕把它沉在水里，守在这头，阿春在另一头，拿着扫帚，在水里大力地戳动，把沟里的泥鳅黄鳝鱼虾这类往我这边赶。

两人汇合的一瞬间，我用双手猛地提起土箕，看到土箕底部有很多活物，马上把土箕放在沟边，伸手去抓。看见一条灰黄色长长的东西，我以为是黄鳝，立马用拇指、食指和中指狠掐住其颈部，准备扔进水桶里。

突然，我感觉不对，感觉这东西凉飕飕的，皮肤很粗糙，而黄鳝的表皮有黏液，很滑腻。阿春大喊一声：“是蛇！”吓得我赶紧扔掉，全身出了一身冷汗，幸亏它没有咬我，也不知道有毒没毒。蛇掉入沟里，很快就不见了。

又一天，阿春炫耀着说，他见过蛇的蛋。白白的，比鸡蛋小一点，比鸽子蛋大一些，样子比鸡蛋略微细长一点，摸上去有点软乎乎的。“你竟然敢摸蛇的蛋，胆子太大了，母蛇晚上会不会游到你的枕头边上来？”

听了我的话，阿春担心得要命，那天晚上他果然没睡好。我跑去问教书的小姑，蛇真的会生蛋吗？我得到了确认，小蛇确实和小鸡一样，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我算是长了见识。

在河里游泳的时候，我看到过水蛇，它蜿蜒着，游动着，游的速度还不慢。大人说这是水蛇，无毒，不用怕，但我还是躲着它，朝另一个方向游去。

村里常见一种赤练蛇，大人说也是无毒的，但咬人很痛。我没被咬过，据被咬过的人说，会有一种被大火灼烧的感觉。

大姨有一次到山里挖笋，在一棵大树下看见过一大群蛇，密密麻麻，挤成一团，像是在开会。把她吓

得够呛，回家后昏睡了好几天。

据说每一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里都会有一条蛇，这是家蛇，不管有毒没毒，护主，却不伤人。还有种说法，蛇来家中，财神也会跟着来，如果把它打死了，财气也就会随之消失，所以要保护蛇。

家蛇会吃家里的老鼠和在瓦片里做窝的麻雀，但不会伤害家里养的鸡，还能抵挡入侵房子的其他蛇类。家蛇偶尔会出现在房梁上，在灶间，在水缸旁。我每次看到，总会被吓一跳，而蛇似乎很悠然，迅速地滑入黑暗中，不知所终。

我也曾经在竹林里看到过全身碧绿的竹叶青，缠在竹枝上，和竹子浑然一色。据说这是一种巨毒蛇，如果被咬后救治不及时，马上会丧命。在稻田里，也能遇到蛇。夏天割稻后，准备打稻时，我去捧稻束，突然发现底下盘了一条蛇，吓得大叫一声，逃到一边。

遇到胆子大的邻居，这条蛇就无处逃生。它会被人用锄头或者镰刀砍死，蛇肉会被吃掉。邻居那次就从稻田里捉来了那条蛇，后来将蛇胆泡在白酒里，递给我吃。在父亲眼神的鼓励下，我吞了下来，没尝到啥滋味，就是感觉有点腥。蛇胆能明目，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眼睛还没有老花，是不是和吃过蛇胆有关。

听人说，宁波城里的动物园里养了很多蛇，不少是毒蛇。比如五步蛇、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眼镜王蛇、蝮蛇、竹叶青、蝥蛇，还有体形巨大的蟒蛇。那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经常讨论哪一种蛇最厉害，哪种毒性最强，但没有定论。

等我有机会去姚江动物园了，特意跑到蛇馆去查看，见到了传说中的银环蛇、眼镜蛇、蝮蛇等，可能是天冷的原因，这些蛇蜷缩在角落，不仅没有杀气，还一动不动，让我大失所望。

民间说蛇是小龙，或称地龙，是吉祥之物。我看过《白蛇传》，挺羡慕许仙能有个貌美如花、法力无边的白娘子，暗暗怪法海多事，拆散了一对佳偶。有人说，法海被追杀，最后躲在螃蟹的肚脐眼里，所以每次吃蟹，我都会狠狠地扔掉蟹肚脐。



一个虚构的故事(组诗)

□浪人纪

悦月

那一夜
月色跌入山中
我担心她落草为寇

看山

去看一座山
刚好赶上一场雨
想必雨也是来看山

山中

远山从了暮色
听说你在山中还是一个人
山中多寂落
长苔长菌长相思

撩月

来我的夜里
江海湖泊
任你一一梳妆

煮水

我知道你会来
铁壶的水就快要烧开
我用世间的
慢慢地
煮着世间的爱

名份

那么多的云
打山那边涌来
在一个人的上空
倾尽所有
这立秋以后的雨
都算秋雨吧

装聋

自从
耳朵里住进了一个人
我就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

候鸟

听说南方的水草丰盈
你一转身
窗外的草木
成片成片地枯黄

以为月光会知道

我们隔着远远的淡淡的月光
你不说
我不说
那些情愫
我们以为月光会知道

黄昏

城市里的黄昏
缺少烟火气
我时常一个人生火
一个人看炊烟

晨雾

轻纱如念
经不起想

旧时明月

我假装我是过路的风
悄悄地翻你朋友圈
翻到很久很久以前
看见你写了一轮明月
就挂在别人窗前

故人

你来我的城
独自喝酒
独自看一个人的夜色
独自在一个人的夜色里颠沛流离
把往事
还给一座城
还给一个人

涂鸦

起笔
在多年后记性最好的清晨
想草草勾勒些
远方的回忆
最后
变成了不着边的涂鸦
是远方太远
还是
我已经忘记了故人的模样

以上小诗，串联起来，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作者

三江月
笔会

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
2025年2月23日 星期日 美编徐喆

投稿邮箱: mail: 121082716@qq.com